

二〇〇二年大圓滿禪修營講詞（八）

二〇〇二年七月十日講於花蓮力行禪寺

◆ 鄭振煌 講述

◆ 陳淑蓉 整理

滿的定義

滿的定義是一切都是滿分的，沒有任何缺陷。我們說花，我們說草，我們說花好看、草不好看，我們說這個桌子很莊嚴，那個桌子很難看，在大圓滿的角度來看都是錯誤的。我們為什麼會說這個花好看、那個草不好看呢？是因為我們眾生的業力，我們說這個桌子比較好看，那個桌子比較難看，是因為我們眾生心識的分別心，是我們的業力這麼認知，是我們眾生的錯誤概念、錯誤的分別心所產生的。其實這個好看的桌子是買來的，那個不好看的桌子也是買來的。桌子好看、不好看，都只呈現緣起性空的真理，都是本覺所產生的相，是本覺所投射出來的一個樣子罷了。

比如說這裡有一個水晶球，我們用水晶球來象徵我們的心性、本覺、本性，這個水晶球是清澈的，是明亮的，是大圓滿的，是毫無境界的；但是在光線的照耀之下，這個水晶球就呈現出各式各樣的顏色來，各種各樣的形象就跑出來啦。這些各種各樣的形象，即使我們對它喜歡，或對它不喜歡，都無損於水晶球反映光線、反映外在形象的功能，都無損於水晶球呈現萬法的形象，都對它沒有干擾。換言之，我們對某些形象不喜歡，對某些光線、顏色不喜歡，那是我們的業力所使然。這些我們所喜歡的，是陽光或光線照射在水晶球上所反射出來的光線，我們不喜歡的顏色、不喜欢的形象，也是光線照射在水晶球上所反映出來的形象、顏色。所以不管我們喜歡、不喜歡，所有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水晶球對於光線的反映而已。換言之，我們眾生因為業力的關係，就喜歡某些東西，喜歡某些人、事、物，不喜歡某些人、事、物。某些形象我們覺得礙眼，某些形象我們覺得很好，這都是我們業力的關係。什麼叫作業力的關係？就是眾生業力使我們認為，啊！這種顏色很漂亮，那種顏色不漂亮。我們人說香氣才是好氣味，而像大小便那種穢氣、那種很臭的氣味，對我們人來講，是令人作嘔的，但我們都看過狗吃大便，狗或蛆或蟲，都認為大便絕對是好的，大便對牠們來講，香味十足，是牠們生命的資源，這是牠們的業，而我們人的業力就認為這不好。所以，認為好或不好，完全是業力所使然。

以水來說，因為六道眾生的業力不同，所以對水有不同的見解。如果佛來看水，水是空性的，是緣起如自性的，是現象有，但體性空；若以天人的眼光來看，水像琉璃一般；在人來看，水可以止渴，可以洗滌東西；在魚來看，水是牠的房子，是牠的保護所；在餓鬼道的眾生來看，水喝到餓鬼的喉嚨裡就變成了熊熊烈火。眾生的業力不同，對世間的任何事物，就產生分別心，產生喜歡、不喜歡的意識作用。如果是從佛的眼光來看，一切都是緣起性空，一切都是無自性。所以大圓滿的修行，「滿」的意思就是每一樣東西、每一個現象都是滿的，都是沒有瑕疵的，都是沒有缺陷的。當然我們說滿、沒有瑕疵，已經是二元的概念，因為我們

說滿、說沒有瑕疵，就表示另外一些是有瑕疵的，不過這是語言表達的限制。總之，我們所謂大圓滿，是無限大、無限圓、無限滿，沒有任何例外，超越二元、相對概念的絕對概念。因此我們講大圓滿的見地，就是說所有的一切一切，不管是喜歡、不喜歡，肯定是我們意識的作用，也就是我們第二念的作用。如果我們只用眼耳鼻舌身接觸外境，我們亦僅認知到一個現象生起、一個現象持續、一個現象變化、一個現象消失而已。可是當第二念立刻對它認知，喔！這個是桌子、椅子，開始分別。第三念受到第七識的影響，業力的關係，就說喜歡不喜歡。我們沒有見到實相，大圓滿的見地就是把我們拉回到果地的境界，拉回到大圓滿的境界，把世間所有一切都認為大圓滿。

如果有了這種大圓滿的見地，同時熏習大圓滿的見地，時時刻刻接觸熏習大圓滿，那當然就能自解脫。在一切情況之下，即使我們過去認為是喜歡、好的、討厭的、不好的，也都解脫了，因為我們知道那都是水晶球對光線反映的現象而已。我們認為喜歡、不喜歡的，我們在大圓滿的見地裡面也可以知道，都是源自我們的本覺，都是本覺的妄想心對外境所產生折射、反射的現象，都不是真的，我們就回歸最圓滿的境界，也就是大圓滿的境界，也就是回歸佛的境界，回歸佛性。一回歸佛性，就以佛性為基礎，以佛性的見地為基礎，在世間來來去去，行住坐臥，我們就永遠處在大圓滿。那個時候我們就不會覺得有缺憾，就不會覺得某些人、事、物討厭，所以我要恨，我要遠離，也不會覺得某些事物會讓我喜歡，我要去貪愛，我要去執著，了悟一切一切都是大圓滿，便到達大圓滿本覺境界。要介紹這種大圓滿的本覺境界，實在很難，等一下我們再從相上、用上，介紹大圓滿的體性，這樣比較容易瞭解，對見地認識清楚以後，就知道要怎麼修。所謂見地，給各位八個字，就是「無二離戲、自性圓滿」。了知無二便能離戲，離戲便見自性，見自性便一切圓滿，所以說「無二離戲、自性圓滿」。休息一下再繼續上課。

大圓滿的本覺

我們很難瞭解大圓滿的本覺就是自性、佛性，因為它是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的意思就是思議不能夠得到它的真面目。要怎麼樣才能得到它的真面目呢？唯有自己修行，透過修行才能夠體會得到。凡是思議出來的，凡是講出來的，凡是表達出來的，都不是本覺的狀態，不是大圓滿的狀態。

我們怎麼樣去瞭解本覺呢？「體」是很難瞭解的，我們只好從「相」上去看，從「用」上去描述它，像昨天我們所說的，當牆壁有一道光線出來，我們想要找到光源，可以從光線去找光源，因為光線是光源的能量所產生的相。一般凡夫看世間相，不是看到實相，而是受業力所影響看到假象，我們稱之為業相。這是說我們凡夫對世間的認知，所看到的相、所聽到的音聲，都是業相。我們說這個是桌子，那是因為我們業力叫我們稱它為桌子，換其他的眾生來看，牠們沒有這個業力，就不會將這個桌子稱為桌子。

其他眾生業力不一樣，即使都是人，業力也不一樣，不會對同樣一個東西看作相同的東西，或讓它產生相同作用，這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都可以瞭解，都可以體會

到這個道理。我們眾生的業相、業力所感產生出來的相，若都是讀書人，都會將這種東西稱之為書桌或是講桌。我們稱它為書桌或講桌的時候，就產生了書桌或講桌的作用。如果一個從來沒有讀過書的人，絕對不會將它稱為書桌、講桌，因此作用就不一樣，用就跟著不一樣，這就是我們的業相。所以實際上我們對世間的一切都沒有看到它的實相，我們所看到的相都已經染污了，都是業力所影響下的相。我們稱之為人，稱之為狗，稱之為桌子、椅子等等，這些都是我們的業相，因為人有相同的共業，所以就呈現相同的世界。比如說：在這個房間，我們稱之為圖書館，那是因為這邊擺了書，而且有讀書的人，才會稱它為圖書館；如果這裡頭沒有擺書，用作其他的用途，我們就不會稱它為圖書館，它的功能也就不一樣了。

不同的業力就會產生不同的業相，共同的業力就會產生共同的業相，而這些業相都是有限制的，都是片面的，都不是真理。一位醫生看一個人，一定先觀察，你好像哪裡不對勁，是不是生病；一位藝術家看一個人，一定會跟你講，你的五官比例很端正、很好看。不同的業產生不同的業相，業包括身、語、意三業，以及過去種種生活經驗所學習到的知識。我們凡夫對於世間萬法的認知都是業相，我們從業相所產生的作用，也就是業的用，就是業用。換言之，我們對於一切萬法、一切東西的使用都沒有盡到它全體的作用，這些有限制的概念、有二元的概念，限制了我們對萬法的認知，以及對萬法的使用。

我們如果把這個當作講桌、當作書桌，我們就限制了這個書桌、講桌的作用。因此我們若把這個講桌、書桌用作吃飯，或拿來做其他用途，有些人就會耿耿於懷，認為這好像不恭敬，這是佛堂裡面的講桌，怎麼可以把骯髒的東西放在上面？怎麼可以用來吃飯？或是把一個小嬰兒放在講桌上睡覺，我們心裡就難過，就不以為然。這就是因為我們對世間萬物的認知都受到業力的影響，以致我們產生見分，因為有如此的見分才會產生如此的相分，有如此的相分以後，萬法的功能、作用都受到折扣，沒有辦法達到它全面的功能。

我們都著相，都受到業力的影響，一個修行者在修行的過程中，還沒有完全圓滿以前，他對真理會有若干理會，會慢慢地慢慢地體會，理會我們過去的業相是不完美的，我們過去對事情的認知，對人、事、物的看法是有所缺陷。我們透過戒、定、慧，透過仔細的觀察、仔細的思維，就會發現過去有些認知，我們是以偏概全，是受到自己業力的影響。我們要慢慢放下，當我們慢慢放下的時候，修行就帶來喜悅，就會有放鬆、解脫的感覺。解脫的感覺一產生，心就越來越放鬆，心就越來越開朗，情緒就越來越穩定，對事情的看法就會跟以前的業相有所不同，那時候就會充滿法喜。對同樣一件事情，沒有修行的人的看法是業相，所產生的作用是業用；修行中的人的業相會慢慢轉變，會慢慢體會到緣起性空，因此他會有新的覺受產生。新的覺受就是慢慢體會到萬法的空性，因而產生喜悅的覺受，產生智慧的光明，這就是修行者的覺受。

修行者的覺受跟凡夫是不一樣的，如果我們還停留在凡夫的階段，我們對世間的看法都是業相，若對世間的看法都是業相，我們就限制了自己的作用，自己的功

能就沒有辦法產生，對一切東西的功能就沒有辦法完全發揮。修行佛法，我們就開始擺脫業力的影響、擺脫過去成見的影響、過去自我概念的影響。我們慢慢地能夠體會到緣起性空、真如自性的道理，我們的作用就慢慢地越來越多。什麼叫做越來越多？比如說，我們對某個東西不喜歡，對某個東西不喜歡就是業相，就不能享受那個東西的好處。若我們修行，我們會覺得這個東西是緣起性空，慢慢就能接受。過去不喜歡的東西，現在能夠接受它，能夠以它來成長自己，這就是修行者跟凡夫不一樣的地方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我們這裡有一位年輕朋友家齊，他是籃球校隊的隊長，籃球打得非常好，昨天傍晚我才知道他最喜歡的事情是比賽勝出，打贏了球賽的那種高興他最喜歡。我跟他講這樣子不好，贏球喜歡怎麼不是好事情呢？因為你贏球喜歡是象徵著你輸球很難過，絕對不好嘛！所以你贏球喜歡是不好的，因為你不可能每場球都打贏。所以你不要對贏球喜歡、高興，你對贏球高興得越厲害，那表示你一輸球就會痛苦不堪，那怎麼辦呢？當你贏球的時候，你要感恩對方，是輸球的那一隊讓你贏球，你要感謝那種因緣。當你輸球的時候，你也要感恩因緣，因為輸球，所以我知道我可能球技不如人或是球隊合作不如人，受到影響。所以贏球喜歡、輸球難過是不好的。那怎麼辦？就要以空性的心、以緣起的心來對待，來修行。我跟家齊說，修行對你打籃球很有幫助，因為你修行就有定慧，就能將你十分的實力發揮成十五分、二十分；如果你沒有修行，心意急躁，想要贏球，萬一這個球沒有投進，輸球的時候就難過、就沮喪，情緒就影響自己打球的實力，所以一定要修行。

我們凡夫對事情的認識都是業相，對事物的看法都只有業的作用，而這些業的作用，限制性很大，自由度很小，沒有辦法充分發揮它的作用。我們業力越重就越痛苦、習氣越重就越痛苦，對事物的使用越沒有辦法發揮它的功能。修行者是透過修行產生定和慧，定不受外境的影響、不受情緒的影響，慧能夠認知到無常、無我、緣起性空，因此在任何境界之下，都能以空性的心去對待。打贏了球不會驕傲，會感恩對方，心很平靜，打輸了球也會謝謝對方，讓我認知到體力不足、球技不如人，或是團隊合作精神不夠、情緒不好種種因緣，進而根據自己的缺點改進，每一個情況都加以利用，這就是修行者的覺受。

修行者的覺受跟我們凡夫不一樣，凡夫是起起伏伏，喜歡不喜歡，那種絕對、極端、兩極的作用、二元的情緒反應，讓自己痛苦不堪。但修行者會把情緒反應慢慢縮小、慢慢減少，如果完全修行成功了，那當然就是成就者的清淨相。所以凡夫是不清淨的業相，修行者是喜悅的覺受相，成就者是清淨的明相，照這樣，人的心理作用大約可以分成三個階段：沒有修行的是不清淨，是染污的業相，完全受到業力的影響，業力越重習氣就越重，兩極的看法越重就越痛苦，對世間的看法都是染污的，都是不清淨相；若有修行，會在修行裡體會到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會產生喜悅的覺受相，對任何人事物、境界會產生喜悅，但修行者還在過程裡，還沒有到達成就者的境界；而成就者則是清淨明相。

成就者的清淨明相不像凡夫不清淨的業相，不清淨的業相是不好的，會讓我們情

緒起伏很大，苦樂極端，輪迴擺盪。修行者的喜悅覺受相是好的，已經比凡夫的覺受相好得多，但不夠圓滿，如果我們想要成就，首先就要消業障，就要離開凡夫不清淨業相，其次，已經進入修行者的喜悅覺受相以後，還要進一步放下修行者的喜悅覺受相，如果不放下修行者的喜悅覺受相，就永遠停留在修行者的階段。當然，沒有離開凡夫的不清淨業相，永遠都是輪迴不已。

離開凡夫的不清淨業相，進入修行者的喜悅覺受相以後，還要有一個認知，知道這不是究竟的，因為我們不可能永遠都在修行，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永遠都在打坐，不可能永遠都在這種很舒適的環境裡修行。我們福報沒有到那裡，即使福報到那裡，修行久了，靜坐久了也要出來走動，若一直那樣打坐，但坐太久也不行，也會懊惱。雖然你一直坐可以得到禪定的喜悅覺受，但也要超越修行者的喜悅覺受相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當我們在修行過程裡，即使有喜悅的覺受相，有輕安、安定，有若干智慧、明覺、體悟，都不可以執著，因為執著就不能夠進步，就不能夠進步到成就者的清淨明相。

成就者的清淨明相，就是已經離開了苦樂二元的概念，一切都是清淨。什麼叫做清淨？無自性就是清淨，沒有任何執著就是清淨，沒有任何二元概念、分別就是清淨，最終極的目標就是如來境界。如來境界就是清淨相，就是不來不去、不常不斷、不生不滅離開二元概念的如實境界。

這些是我們對世間的看法所可能產生的三種相，凡夫是不清淨的業相，修行者是喜悅的覺受相，成就者是清淨的明相，能夠如實照見一切萬法的實相。（未完待續）

